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 历史教学法

何炳松 著

历史教师曾经费了许多苦工夫，用一般的历史来改良一般的世界。我们从他们的成绩上看来，觉得他们并没有费了许多苦工夫，用历史教授的变迁去改良他们自己的职业。……但是历史教师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论，专门去研究其他教师的经验。他们深信一般人类的过去，对于一般人类是有价值的，他们实在不能反对说历史教授的过去对于历史教师是有价值的。

岳麓书社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 历史教学法

何炳松 著

岳麓书社·长沙

## 整理说明

一、丛书着力于“学术”与“文化”两方面，所收著作或为学术上开新之作，或为文化上奠基之作。

二、丛书之收书范围，原则上起于民国建立，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然某些著作之成形，可追溯至民元之前若干年，因其有重要地位，亦酌情收入。

三、文、史、哲之分，原系西洋通则，本就不太适用于中国学术，故丛书不按学科分类，而是根据整理进度，顺次出版。

四、丛书所收诸书，原版均为繁体竖排，在其流布过程中，亦有版本差异、文字讹误等现象，为方便读者，此次做如下整理工作：

1. 繁体字改为通行之简体，竖排改为横排（原书中一般“右表”、“左表”、“右文”、“左文”均改为“上表”、“下表”、“上文”、“下文”），但为充分尊重原著，原书中专名（人名、地名、书名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凡底本脱、衍、讹、倒之处，除个别讹错明显且影响文意阅读者稍作改动外，皆一仍其旧。

2. 凡排印误刻者，如日曰、己巳巳、戊戌戌之类，均径改，不出

校记。

3. 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作了处理。

4. 丛中多本有作者原注，原书以夹注出之，此次整理皆排入正文，并以楷体小字以为区分。

5. 各书附“后记”一篇，说明著者爵里、版本流布、各界评论等情况，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

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吾人虽勉力为之，而乖漏难免，还祈方家教正。

# 目 录

## C O N T E N T S

译者赘言 .....	1
编辑者的导言 .....	3
原 序 .....	6
第一章 历史是什么 .....	1
第二章 各年级历史分配的问题 .....	16
第三章 目的同价值的问题 .....	30
第四章 欧洲学校课程里面的历史 .....	47
第五章 美国学校课程里面的历史 .....	76
第六章 从传记的进路到历史 .....	97
第七章 社群的研究 .....	106
第八章 使过去成为真的 .....	120
第九章 模型同图画的使用 .....	133
第十章 地图的使用 .....	142
第十一章 历史教科书 .....	159
第十二章 教科书的使用 .....	170

第十三章	参考书的选择同处置 .....	191
第十四章	学校的历史同历史研究法 .....	206
第十五章	历史同课程表中其他各种科目的互相关系 .....	232
第十六章	历史的考试 .....	246
附录一	历史教授法书目 .....	263
附录二	历史名著的指南 .....	268
附录三	图解的材料的目的录 .....	271
附录四	参考书选要 .....	275
附录五	对于本书的问题 .....	303
后 记	.....	315

## 译者赘言

这本小学中学中的《历史教学法》，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历史教授约翰生·亨利（Henry Johnson）所著，系《专门教育丛书》（*Teachers' Professional Library*）的一种。这部《丛书》主编的人为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白脱拉博士，所以这本书的前面有一篇《编辑者的导言》。

这本书最初在一九一五年出版，最新的是一九二二年的版，但是内容并没有什么增订。译者受王云五、朱经农两先生的委托翻译这本书，是在民国十一年夏天。后来人事匆匆，由北京而杭州而上海，转瞬两年有余，方告完竣，未免有负委任。至于译文自信尚还忠实，不过他能否负委托者的盛意，那只好请读者去下判决书了。

译者原拟于译完后做一篇导言，但是后来觉得他没有必要。第一，因为本书的目录很能提纲挈领，不必再费译者去做一番总结的功夫；第二，书中条理极明，而且详尽周密，读者可以一目了然；第三，译者很怕做导言的时候，容易将个人的成见参杂进去，反使真相不明，贻误读者。译者个人的私见，觉得这本书的著者显然属于美国现在所谓新史学的一派，就是鲁滨生所倡的那一派：主张进化，主张今古的不同，反对

以历史为褒贬或者作殷鉴的工具，反对专去记忆事实同时期等等。

我们假使以为新史学的主张是对的——译者个人很赞成新的——那末我们对于本书前面那篇《编辑者的导言》觉得他太旧一点，不能不说一句话。白脱拉博士好像还是主张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得着许多做人的教训；还是主张多记历史的时期（多记重要的时期我们当然不反对）；还是主张研究历史应从文学入手。这篇《导言》虽然出诸鼎鼎大名的校长的手笔，译者个人却不敢附和他。

何炳松，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志于沪北。

## 编辑者的导言

白来斯（Bryce）开始他那部有光彩的《神圣罗马帝国史》的时候说：“在历史里面，没有离群索居的事实；而且正如说明一个现代国会的议案或者一种现代土地的转移，我们不能不回到十三世纪的封建习惯一样，在中古时代的各种制度里面，难得有一种制度可以了解，除非将他追溯到希腊罗马的时代，或者古初条顿的时代。”

这是历史教师应该实行的第一个原理，亦是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历史对于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得来的智识浮面，贡献第三个方面。当一个人自称不受过去羁绊所拘束的时候，他宣布他自己的愚笨，而且假使他能办的时候，他一定要将他自己减少到下等动物的知识平面为止。这句话的唯一意思，就是他想去发明而且说明天然的同人类的世界，好像从前并没有做过什么事情，而且好像他对于那宏大的而且自欺的事业很有能力的样子。聪明的人，就相反了，他一定会在过去的纪载中寻出他们的教训，使得他自己不至于再做什么已经证明是无用的，虚费的，或者错误的。他一定会注意民族的兴衰；人类野心的竞争，对于势力的贪心同渴望；男女爱情同仇恨，对于事实进行的影响；

民族的迁徙；各种观念的产生，发达同应用；人类在文字上，美术上，科学上种种成功的记载；人类对于感觉以外究竟是什么，那种推测同信仰，目的在于寻出他自己智识同信仰的组织的坚固基础。

在美国一个最聪明的而且最成功的历史教师，哥伦比亚专门学校（Columbia College）利白教授（Francis Lieber）用一个他自己特有的方法，而用了这个方法，所以得到非常的结果。他在他的班上，从一本德文译出的欧洲史便览里面指定一定的页数，当作一种练习。这本便览不过一种严密的而且干燥的事实汇编，包括时日，名字，同重要的事实。每个学生必须熟习所指定的页数。当上课的时候，教师择定一个学生，叫他在同学的面前，将那一期英国的事情做一个大纲写在黑板上。用再三询问的方法，使全班学生统来帮助改正这个大纲。于是另叫一个学生对于法国做同样的工作，另一个对于意大利，如此下去一直到教科书中指定的材料完全统做到为止。于是这个教师用一种得意的神气向全班学生说：“现在你们已经知道某时期中欧洲各大国所遇到的事情了。但是为什么那种事情会遇到？你们不知道。你们不能在你们的教科书上寻出来，但是我来告诉你们。”于是这个有口才的而且有学问的教师倾出许多光明的哲学的解释，使得各种记着的事实永远活着在有运气的学生的心中。研究历史或者讲授历史再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好的了。学生对于根本的材料，时日，名字，同事业，非诵习不可，而且诵习之后，非加以说明不可。说明是教师的事业。

三十多年以来，有一个强的而且常常发展的倾向，以为历史的事实是一种经济的因果关系的连续。有人竭力主张人类同民族的行为应该当作纯粹经济原因的结果讲。但是我们假使以为这种主张在历史研究中所占的位置比附属的或者第二等的还要高，那末我们对于人类经验上最显著的事实，就没有看见。个人的同民族的生活里面很有一大部分专心于行动同政策，这种行动同政策同人类经济的利害是直接冲突的。但是他们所以有这种行动同政策的缘故，是因他们信仰某种原理，因为他们坚

持某种理想，因为他们深信某种看不见的而且永久的东西。有学问的而且真正的历史的说明，应该将历史当作人类社会的，道德的，同知识的教育记载，同时有经济的势力同定律占一个常在的但是第二等的位置。

现在很时髦的去反对纪年的学问，而且将大事时日的知识当作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对于这种趋向应该竭力抵抗的。纪年是历史的根据，而且供给一种结构。不明白这种时日——纪元前四九〇年，纪元后七三二年，一〇六六年，一四五三年，一四九二年，一六四九年，一七八九年，一八一五年，同一九一四年——的重要，无异失了一根以自然次序同因果关系去组织史事那种能力的导线。

假使一个学生能够受人引导从文学的大门进去研究历史，他就是一种有运气的人。希罗多德（Herodotus）同都锡迪提斯（Thucydides），利凡（Livy）同太锡都斯（Tacitus），吉朋（Gibbon）同麦可来（Macaulay），兰克（von Ranke）同蒙生（Mommsen），罗伦（Laurent）同马丁（Martin），不但是历史家，而且是文学家。他们使研究历史的人知道用表示的美术的工具去编演高等知识力量的过去的纪载。做教师的人假使能够激起学生去爱历史的著作同构成一大部分历史材料的文学，他的讲授决不会无功。

白脱拉（Nicholas Murray Butler）。

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一五年，五月十八日。

## 原 序

最近三百年来，因学校中历史教学问题而发生的著作，在几方面看来，是一种忧闷的著作。就中有许多我们可以不用费多大力量，当做一种条件不充分的诊断书去读的。当十七世纪，历史在学校中当做一种独立的科目郑重教授的时候，显然就有点不对的地方，而且从此以后亦显然有点不对的地方。这或者因为近世有一种进步的精神，继续在那里发见昨天的好处到今天就不好了。但是就事实而论，我们不能用这样阿谀的解释。各代所看得见的毛病，大部分是前代所看得见的毛病。而且有许多关于如何去改良状况的高等思想，无非是一种无意中复兴的旧思想。当历史还没有扰乱学校教员和平的时候，可美尼厄斯（Comenius）在他那部一六三二年完成的《大教训》一书中，关于学校历史课程，每年统有一种规定，而且抱一种开路先锋的热忱，特别注重我们现在所注重的历史各方面。当历史还没有成为学校课程上比较例外还要可尊的一种东西的时候，怀斯（Christian Weise）在一六七六年觉得古人的魔力实在太太，而且同我们现在一样，代近世时代辩护。到了十八世纪末年，已经同我们现在一样，对于学校中历史的教授，加以许多非难，而且当

时改革家已预想种种改良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竭力应用的。

关于继续下去的毛病同关于如何去医治他们的高等思想，我们有同样的印象仍旧留在人类努力的历史上。但是我们看看历史教授的变迁所表示的状况，我们觉得有一种很怪的矛盾。历史教师曾经费了许多苦工夫，用一般的历史来改良一般的世界。我们从他们的成绩上看来，觉得他们并没有费了许多苦工夫，用历史教授的变迁去改良他们自己的职业。独立发现的快乐，并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照原理上说起来，做一个创造的人，总比做一个模仿的人来得好。但是历史教师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论，专门去研究其他教师的经验。他们深信一般人类的过去，对于一般人类是有价值的，他们实在不能反对说历史教授的过去对于历史教师是有价值的。对于他们，这是应该很显著的，就是在曾经画过海图的海上不用海图去航行，并在曾经发见过的地方去作发见的事业，实在有一种无用的原质在里面。而且我们还可以说，独立探险的机会现在还是很大，这种探险事业的性质，只有那班具有旧日事业知识的人方能了解。

著者抱了这种信仰，所以在下面几章书里面，想将历史教授上过去的同现在的状况，述了一遍；自信较他人所述的范围还要广一点。本书的讨论一定不能充分，但并不因为引了许多干燥的成语就是肤浅的。大部分概括的论调，统根据材料而来；这种材料的注脚并不能给我们一种暗示，而且这种材料倘使没有相当的扩充，亦不能给我们一种暗示。关于这部分我们能够尽量要求的，就是他可以供给我们一种指示，说明三百年来历史教授上曾经想过的同曾经做过的是什么。

这书的大部分，专门讨论潜伏的原理，同应用他们来应付现在美国历史教授的困难。目的在于尽力将能够使教室中的历史显出效用的各种根本条件，明白表示出来。亦并没有将个人的见解隐匿起来，这个见解就是学校中历史的研究能够而且应该是一种郑重的历史研究。但是这不

过包括一种表示原理的应用，这种原理我以为对于那班不愿将历史讲授超出消息步骤以外的人是对的；正如对于那班以为学校历史应该包括说明历史真理的建设的人是对的一样。

著者自己对于男女儿童，深信他们有研究历史的能力，这种信仰比较普通教育讨论上的信仰来得大。但是这种信仰并不是“没有工作”去建设起来的。二十五年以前，著者抱了所有心理学的同教育学的善意，经过了教室中的直接经验，一步一步的到了一种见解，就是历史讲授只要是有意识的，无论在那个年级，统可以讲授的。一部分的证据，就是本书所提的练习，这种练习无论根据什么理由去判断他们，统是曾经在普通学校状况中亲身试验过的。

本书里面没有标题，但是有一种代替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解剖课本，这就是目录。本书后面并附有一种关于历史教授的书目，一种历史著作的提要，搜集历史材料的暗示，研究历史的参考书同问题。

著者便随采用自己从前所著的小册一部分，<sup>①</sup>但是本书的大部分是新的。他感激他的妻，因为常常的而且有价值的帮助。

纽约，一九一五年，六月十四日。

---

<sup>①</sup> 小学校历史适应儿童问题。《教育科纪载》，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已绝版。

# 第一章 历史是什么

就广义的说起来，历史是曾经遇到过的无论什么东西。历史就是过去的本身，不管过去是什么。但是过去不能直接观察的。我们所知道的，一定要从时间，机会，同人类的远见等所保存下来的从前状况同事实的遗迹方面研究得来。所以当我们要造成一个历史观念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这种遗迹，研究他们的方法，同研究所得的结果。无论那种过去事实的遗迹，统可以当他为一种可能的材料。我们平常说植物史，动物史，甚至无生物的历史。但是普通所谓历史，总是专指人类的历史。研究的材料，就是人类在世界上的生存，各种思想，各种感情，同各种行为所留下来的遗迹。

人类过去遗留下来的遗迹，研究历史的人普通叫他们为历史的“材料”。历史材料的形式如此的不同，所以尽量的分类非常的困难，完全的列举实在做不到。就一部分意思说起来，人类现在所有的东西，统是过去留下来的遗迹：现在个人的记忆，现在心理的习惯，现在的理想，现在社会的风俗同制度，语言，文学，人类工业上物质的出产品，人类物质的本身，同人类物质的遗体。历史的材料，普通可以分作二种：

(一) 有故意传下来的证据的，(二) 古物或者过去状况同事实的遗迹。第一种普通叫作“传说”。他们包括：(一) 口头的传说或口头的报告——稗史，神话，歌谣，轶事等；(二) 手抄的或者印刷的记载——碑文，世系支派表，职官的名录，年表，编年史，札记，传记，同所有普通叙事的文章；(三) 图画的表示——绘画，造像，人物或者地方的照片，建筑物城市同战场的图形，地图，图式。第二种普通叫作“遗物”。所谓遗物，当然是过去语言，文学的或美术的表示，工业的出产，法律同习惯等等的真迹。就一部分说起来，上面所说的区别是重要的。但是这种区别并不能绝对应用起来。有几种材料可以当他有意的亦可以当他无意的，这就是说，可以当他为传说或者当他为遗物，完全根据我们的观察点而定。例如一种新闻纸，里面包括了状况同事实的故意的表示；同时新闻纸这样东西不但是是一种直接物质的遗体，而且当他一种报告看，无意中可以反照当时的风尚，兴味，欲望，同精神。并不是所有的遗物统是传说，但是从一方面看起来，所有的传说统是遗物。

历史的材料再可以分作“第一等”同从第一等“孳乳而来的”二种。第一等的材料，亦叫作“原来的材料”，有时就单叫作“材料”。这种材料或者直接物质的遗物，或者当时的直接印象或表示。例如道路，桥梁，建筑物，纪念碑，钱币，器具，衣服，人类的遗体。又如个人直接观察事实所得的记忆，直接观察所得的报告，法律，命令，章程，宪法，判决书，条约，训令，公文书等的原文。从第一等材料孳乳而来的材料，可以叫作“第二等”，这就是说，直接根据第一等材料的表示；他们亦可以属于“第三等”，就是根据第二等材料的表示；他们亦可以根据第三等以下材料的表示，以至于无穷。但是此地我们又要知道这种分类的方法亦不是可以绝对应用起来。第一，许多材料的性质是混合的，一部分属于第一等，一部分属于孳乳而来的。观察人的报告能够以什么他们直接观察所得的为限，比较的很少。他们自己观察所得的陈述，往往同他人报告的陈述混合起来。从第一等材料孳乳而来的材料，

亦是如此，或者一部分属于第二等，一部分属于第三等，一部分属于第四等以至于无穷。第二，同样的材料，从一方面看起来可以当作第一等，从另一方面看起来，又可以当作孳乳而来的了。例如费斯克（John Fiske）所记的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在来克星顿（Lexington）地方所遇事实的记载，当我们决定费斯克对于那件事实的观念，这就是第一等的材料；我们倘使要想得那件事实的消息，这段记载就变作孳乳而来的材料了。

现在我们所有的历史材料，就全部说起来，实在宏富得很。没有一个人可以希望研究了他们的全部。但是大部分过去的事实并没有留下永久的遗迹来。实在说起来，大部分事实几乎统是立刻就湮没不彰的。就是在二十世纪时代，发见材料同保存材料的方法这样非常的完备，还是如此。在从前的各世纪中当然更加如此了。我们愈向古代去，材料的损失愈大。所以愈古的过去，非常的晦而不明。人类枯骨的残片同人类工作的遗物，在地球上的地位及其同他种遗物的关系，我们看了，知道人类在地球上实在很古。我们看看各种工作手段的不同，同各种工作材料的相异，我们知道人类的发达已经经过了许多广大的阶级。但是关于古代人类的进步表示得很少。特种事实的遗迹已经不传了。例如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样或者什么时候或者什么地方人类发明弓箭，怎么样或者什么时候或者什么地方他们第一次知道取火而且应用他到艺术上，怎么样或者什么时候或者什么地方他们第一次豢养犬同牛。这种消息的传达非有一种传说不可。倘使没有这种传说，那末我们对于那个现已不存的年代所知道的这样的少，所以普通就称他为“历史以前的”时代了。这个时代的长短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断定他。有说数万年的，亦有说数十万年的。无论如何，什么做作“历史的时代”，就是自从有记载以来的时代，比较的很短。最古的传说离今不过六七千年。传说的积聚比较多的时候，离今不过三千年，而且即使如此，人类生活的进程，大部分说起来，还是模糊而且不联贯。这种情形当然不是各种民族同各国统是一致的。埃及历史的开端比希腊的开端古得多；希腊历史的开端比英国的开